

在书页间,与万物温柔相遇

□周 婷

人生如书,需以真心去读。每当我捧起一本心爱的书,便像是在浩瀚的时空里张开了想象的翅膀,飞向书中的山川,跨越心中的河流,追寻字里行间的智慧,也憧憬着笔墨书香下的每一寸希望。我就像那头不太老的牛,拉着十分破的车,每一步都走得沉重而吃力。但我总会提醒自己扬起鞭子,不准偷懒,永不停顿,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目标走下去。正是这份坚持,让我在书海中第一次“遇见”了《白狼》,遇见了始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注视着地球上万千生灵

的沈石溪老师。因为每天陪伴孩子阅读,我渐渐对儿童读物很感兴趣。不论是《我想长成一棵葱》中天真的张力,还是《青草湾》里流淌的温情,都带给我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。孩子的课外书,不仅占据了我内心的一角,也弥补了我童年对书籍的许多遗憾。

我读书很慢,愿意花时间去感受作者笔下的情感世界。也正因如此,我与动物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我羡慕双角犀鸟那以生命承诺的爱情——“同生死、共患难”,它们用磐石般的信念与火焰般的热忱,写下了“山无棱,天地合,乃敢与君绝”的绝美诗篇。我也心疼那只“狡猾”的狐狸,它拖着疲惫的身躯,

伤口滴着血,仍坚持掩护母狐将小狐狸转移到安全之地,最终因流血过多再也未能站起。这像极了生活中那些沉默而深沉的爱,总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,为家人撑起一片天空,而他们的脊背,却在岁月中渐渐佝偻。

《黑熊》中母女的代沟,更让我震撼。母熊拼命想将生存的本领传给从小在动物园长大的小熊,而小熊却无法理解:为何要辛苦捕鱼,而不是打几个滚就能换来食物?这何尝不是我们与下一代关系的映照?时代在变,环境在变,爱的表达方式也在变。没有谁对谁错,只是有些东西,需要以新的方式去传承。

曾经,我对动物的理解很浅薄,以为它们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。直到在书中真正走进它们的世界,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狭隘。动物世界同样色彩斑斓,有爱有恨,有竞争也有温情,它们与我们一样,共享着这片自然的馈赠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。而每一次与书中生命的相遇,都

是一次成长的契机。它们的喜怒哀乐,也让我理解了为什么有人将宠物视为家人。我曾有一只小狗,在它的眼神里,我见过恐惧、欢喜、痛苦,甚至是最后的无奈。我们彼此信任、彼此依赖,那或许就是一种救赎,是爱最本真的样子。

“枪响之后没有赢家。”人与自然、人与自我,从来都不是对立的。唯有共存,才是最美的平衡。

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因为热爱,我有了畅游书海的勇气;因为坚持,内心筑起了坚实的铠甲;因为遇见,生命拥有了更多层次的体验。我们读别人的故事,思考的却是自己的人生。看似人在书中,实则也在书写自己的篇章。

如果有一天,我们遇见新的故事,开启新的认知,愿我们不忘那些曾经照亮过自己的文字。在内心最凌乱的时候,是最初的热爱,给了我们眺望未来的勇气和力量。

书中自有回响,书中自有光明。因为热爱,所以坚持;因为热爱,所以遇见。

诗词曲赋

辞 枝

(外二首)

□刘金龙

风说:跟我漂泊吧
天地比根须更辽阔
树在泥土里沉默
数着年轮,藏起霜

是倔强还是成全
坠落时,才懂飞翔
故事在秋光里封缄
泥土会记得,每片叶
曾如何青葱地仰望过天空

叶 问

风来时,整座森林在颤抖
每片叶子都学会了告别
有的旋转成蝴蝶
有的直接坠成句点

树在午后数着空枝
像老人清点掉落的牙齿
阳光穿过这些漏洞
在地上写满明亮的寓言

泥土下,我们讨论哲学:
所谓自由
不过是换个角度
仰望苍穹

秋的辩证课

风数到第三片落叶时
树终于学会了减法
每道叶脉都是未完成的算式
在飘落中求得近似值

我们争论
究竟飞翔是坠落的延展
还是坠落是飞翔的速写
西风在天空中批注
详见地上光影

最沉默的总是泥土
它用菌丝修改遗嘱
把每句“永别”
都翻译成“稍等”

秋日时光

□王金爱

在乡下的秋光里徜徉
丰收的劳作似激昂的歌在飘荡
汗水挥洒,换来满心的欢喜
我融入那片希望的田野,把梦安放

眼见村民为生计奔波
深知粒粒粮皆历经坎坷沧桑
每颗粮食都藏着岁月的雕琢痕迹
那是辛劳与期盼的浓缩,凝着热望

家家院子房顶上色彩交错
五谷杂粮晾晒着生活的轮廓
玉米金黄,如阳光在闪烁
稻谷饱满,似繁星在诉说过往

果园之中五彩斑斓在肆意涂抹
缤纷果实似梦般簌簌坠落
四处弥漫着瓜果甜香的味道
那是秋对大地的馈赠,情意灼灼

村民们齐聚欢庆丰收
锣鼓敲响,喜悦在心头荡漾
笑意爬上我的眉梢,在脸颊堆成云絮飘摇
心中的欢喜如秋阳般明媚,在秋日时光里沉醉

岁月故事

光影流年:我的电影记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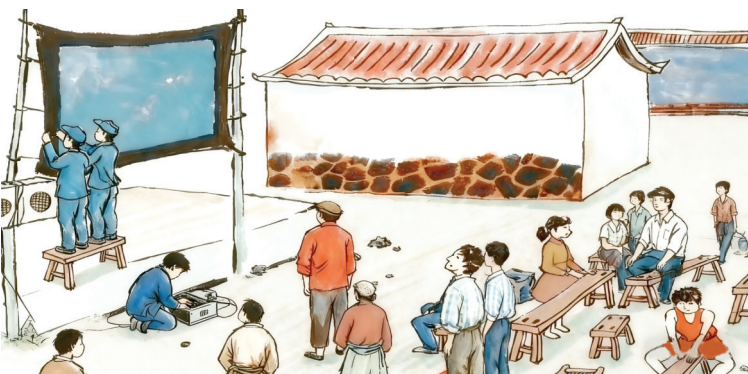
□艺 君

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还匮乏的年代,看一场电影的热闹劲儿,不亚于过节赶庙会。要是能在县城里或者市里看场电影,更是可以跟大家炫耀的谈资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村里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放映一场电影。如果晚上有电影,村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肯定是相互告知:“今晚上村里放电影!”没多大工夫,消息便在村里传开了,家家户户早早地吃了晚饭,孩子们赶忙写完作业,拿着板凳就去“十二眼”大场占位置。放映机和放映员是乡里的,影片从县城里租,大队每场付30元钱。村主任会安排人提前把放映机拉回来,天刚擦黑,放映员就来了。村里的年轻人抢着帮忙抬箱子、提捞贝、拉电线、挂银幕。全村人围坐在放映机旁,老人们跷着二郎腿,耷拉着鞋,烟袋锅子时时明时暗;妇女们会习惯性地纳鞋底,时不时拿着针锥在头上上蹭两下;晚回家的人直接端着饭碗坐下来。男女青年聚在一起谈笑风生,孩子们揣着两裤兜玉米花跑来跑去。人群的外围还站着几个外村人,自行车支在一旁,肚子饿得“咕咕”直叫,却还是舍不得离开,坚持把电影看完。

放映机咔嚓咔嚓地转着,光束穿过黑暗打在了幕布上,大家也不再喧哗,村子里回荡着电影里的对话和音乐声。随着电影剧情的跌宕起伏,人们的情绪也跟着欢喜悲伤,鼓掌掉泪。有时候碰上突然烧片或停电的情况,全场便一片埋怨。

孩子们最喜欢看的肯定是战斗片,《智取华山》《上甘岭》《地道战》等这些经典电影,百看不厌。我印象尤其深的是《渡江侦察记》里的老班长,他为了完成任务,不顾个人安危,与敌人殊死搏斗,成功掩护战友渡江送情报。第二天,孩子们课后讨论的话题肯定是前一晚的电影。大家一起聊着电影中的故事情节,探讨人物形象,有时候老师还会让我们写观后感。电影里的台词“冲啊”“缴枪不杀”:是男孩子们玩游戏时常用的话。还有电影《列宁在1918》里的经典



台词“牛奶会有的,面包会有的,一切都会有的”,曾经鼓舞了多少人。报废的电影胶片也是宝贝,会在孩子们手里传来传去,有的人对着太阳辨认画面,有的人会夹在书里当书签。

1982年夏初,轰动全国的电影《少林寺》在县城上演,电影票非常紧俏,我居然也弄到了一张,虽然座位和场次都不太好,时间是周日早晨七点,座位是第五排靠边的,就这也让我高兴得不行。那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,顾不上吃饭,就和其他人相跟着去县城看电影。班里的同学只有少数几个赶上了第一场电影的播放,这事让我得意了很久。

同年年底,乡里把炉渣山机械加工厂的废厂房改成了电影院,从此看电影就不用再跑到县城了。每天晚上或周日全天,乡电影院屋顶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李谷一的歌曲《乡恋》《绒花》《妹妹找哥泪花流》……几公里外都听得见。一毛五的电影票钱得攒些日子,男孩子们常想着法子逃票,我也不例外:混在大人堆里、蹭集体包场、趁挤的时候溜进去。有次我站在大门口,检票的人左手搭在墙上,我顺势站在了他的胳膊下,趁检票员扭头的机会就溜了进去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的自己实在是太皮了。

在乡电影院看的几部经典电影《小街》《庐山恋》《等到满山红叶时》《神秘的大佛》,至今记忆犹新。高中期间我就很少看电影了,只看过拿了“金熊奖”

的《红高粱》,和看哭全场的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。大学期间,我看电影的次数又多了起来,一般每周五会看。

20世纪70年代的电影以农村建设和革命历史为题材,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;80年代的电影开始关注社会变革和普通人的生活,后来武打动作片兴起;到了90年代,电影更贴近现实,反映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,美国大片以及大场景的动作片、战斗片也多了起来。

2000年以后,随着年龄的增长,以及生活、工作、家庭的压力,我几乎不再去影院了。有时会想起五十年前,几个玩泥巴的小孩子,在一起争论:银幕上的人和动物是怎么动起来的?好多孩子天真地说:“是有人上去表演的。”我却坚定地认为肯定不是。

从最初看热闹,到后来看故事、看情节、看意义,我对电影的理解认知也由崇拜主角,到学会分析、取舍,心态也从小时候的渴望,到后来的消遣,再到现在的可有可无。电影,曾经承载了一代人的理想和憧憬,让我们分辨美丑善恶,树立志向。半个世纪过去,我仍记得那个少年,曾在电影院门口徘徊,听着里面传出来的闷闷的对白,看了看墙上的画报,最后无奈地转身回了家。

如今衣食无忧,生活安定,我们更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祥和,为社会、为工作、为家庭,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